

春秋穀梁經傳補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五

莊公桓公世子同也

即位閔公莊公史記開世木名啟方母叔姜哀姜之娣也以惠王十六年即位凡閔之諡古書多作齊案漢書藝文志曰春秋古經十二篇謂左氏春秋經也又曰左氏傳三十日經十一卷謂公羊穀梁春秋經也又曰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謂左傳卷數不與經篇數同公羊穀梁傳卷數皆與經卷數同也何休說公羊云繫閔公篇於莊公下故十二公爲十一卷也公羊音義於僖十六年云本或從此下別爲卷案七志七錄何注止十一卷公羊以閔附莊故也後人以僖卷大輒分之爾穀梁音義於莊十九年云傳本或分此以下爲莊公與閔公同卷唐石經公羊及鄂州本僖公第五其下注曰卷四以至哀公第十二注曰卷十一凡此皆何范本十一卷之證也三家之經各有所受閔不別卷者蓋因文稀簡少附合前篇後易繚素亦遂仍之而何休以爲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引傳三年稱子云云不可過於殺梁之義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

之爲正何也

據君曰

先君

不以其道

終則子

不忍卽位

也

補曰君無不行卽位之禮者行其禮而不書見嗣子

森曰君獄賊不討不書葬以義治也君弑

三月夫人孫于齊

桓公夫人姜也補曰何休曰非實孫

孫也

遜後同左氏公羊皆同段玉裁曰孫作遜

孫之爲言猶

孫也

子孫之孫也爾雅子之子爲孫郭璞曰孫猶後也

已也相假後來又製遜字爾雅曰遜遜也孫炎曰遁逃

去也易序卦傳曰遜者退諱奔也補曰內諱公夫人奔

也明亦若退在後生矣諱奔也謂之孫公羊亦同諱

于陳獻公孫于齊今君再在孫明臣子之辭如是奔急

緩辭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今又書者於練時感

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補曰接與際同義猶言

會也練者十三月之祭此日以練布爲冠服故以名祭

卽小祥也注言以人道錄之非傳意王念孫曰傳言錄
者閔錄之也人之者仁之也謂於練時閔錄夫人之不
與祭於是始仁之也公羊言念母此言仁之其義一也
仲尼燕居注曰仁猶存也墨子經篇曰仁體愛也說文
曰仁視也又方言曰凡相憐哀九疑湘潭之間謂之人
兮申庸曰仁者人也注曰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
相存偶之言表記曰仁者人也注曰人謂施以人恩則
人與仁同義公羊成十六年傳曰此其言舍之何仁之
也曰在招丘惓矣何休注曰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
矣閔錄之辭表記注引公羊傳仁之文烝案王說是也二
人二字多通用義通故字亦通也文烝案王說是也二
句明所以特書孫齊達服說左氏曰桓公之薨至是
孫于齊何念母也賈逵服說左氏曰桓公之薨至是
年三月期而小祥公憂思少段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
可以反之故書孫于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孔
廣森以爲莊公念母將迎而復之乃著之曰是時固孫
于齊也前此孫文無所施文烝案他孫不言氏姓貶之
及凡奔皆去而不反之辭此孫亦獨異不言氏姓貶之
也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故僖元年曰夫人氏之喪至自
之此輕重之差補曰此氏姓與隱九年異男子有姓有
氏姓女子姓而已姓卽氏氏卽姓僖八年傳曰言夫人

其有不

必以其氏姓婦人以姓為重且變於君之直言公也注

云云者與左氏賈服說略同賈服以為殺子罪輕故孫

不去姜氏賈又以說喪至但去姜之義孔廣森曰夫人

姜氏孫于邾是內絕之之辭絕之則無惡也於其喪歸

乃復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彼夫人孫于齊內逆之

辭也自後遂終以小君事之故惡之於此後不待貶矣

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者制令也制謂限制令者號令

下所云以言而在天亦若諄諄然者也人為父母所生

其中有天焉下三年傳曰三合然後生是也道者天

之際可言可行之名也自天之人則曰自誠明謂之性

自人達天則曰自明誠謂之教終之道在自

中矣堯舜性之自誠明也誠者天之道也湯武身之自

明誠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思誠也身之者反之

謂反身而誠也明乎善則不誠其善者所性而有

也誠言乎自成也道言乎自道也皆大名也若道與德

對文則道者若大路也德者得善於身也其綱親親仁

也尊賢義也其殺其等禮所生也其目君臣也父子也

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皆道也所以行之者知也

仁也勇也皆德也言乎心之皆有則曰仁也義也禮也

知也言乎心所同然則曰理也義也此夫子思孟子

之精言而傳之所指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

謂之致其發端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陸賈曰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董仲舒曰明於天性知自費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諸文語意皆與傳同而陸生似卽本傳義但陸以受命之後能順爲道傳言受則已兼有順義與下以言受命一例天者自始生而然也天命之謂性也受命者終身之所受也率性之謂道也案下傳三合然後生詩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生也直諸生字皆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論語曰烝民有物有生也直諸生字皆謂始生而左傳論語二生字又爲生存生活之生與始生之生相因爲義可知此傳二句之說矣○性之爲字从心从生是由始生得名故曰生之謂性曰性者生之質曰與生俱生是其訓詁然也經傳性字有二解如孝經天地之性人爲貴直訓生也父子之道天性則性情之性也左傳民樂其性亦生也協於天地之性性情之性也夫傳言人之於天以道受命而舉陶曰天性有典天秩有禮逸書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尹吉甫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夫子曰人之性善明矣然而孟子言性善乃爲發前聖所未發者可欲之謂善無惡之

謂善孟子以爲人性但有善無有不善且人人所同此
性字真切而究竟之義其原出於中庸之言誠而自詩書
以來皆引而不發子貢所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聞者也論語言性之文唯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
上知與下愚不移其辭最渾而其理最密得其言不得
其意未有不以爲善惡混者又未有不以爲三品者非
孟子固不能辯之矣蓋自夫子沒而微言絕學者多失
其旨於是子賤漆彫開世碩公孫尼之說有樂記之
說有告子四章之說有公都子所稱告子曰及兩或曰
之說大率或言靜或言動皆有似乎相近之言而孟子
性善有性不善者則又似乎上下不移之言今取孟子
之書詳考而深釋之入與聖人皆同類而相似即口目
耳鼻四肢之形色其血氣心知之中而仁義禮智具焉
斯則謂之爲天性性不可知於情知之情不必專善而
以其皆有側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乃所謂故以利爲
本者故知其皆有仁義禮智根於心而所性皆善雖曰
皆善而非堯舜之至誠不可言性之雖非性之而皆可
反身以思誠即皆可以爲堯舜惟不思不求而不能盡
其才陷溺焉措也焉則其本相近者倍徒相遠而不能
無算斯夫子所謂下愚矣下愚從習而來至此則亦不
移相遠之實以下愚爲極相近之名從上知而生此則
孟子未嘗引論語而實密合論語之意廣大精微明白

淮南子亦云
四子說樂
記說告子
玉說皆即
是可不為
可為不善
之說雖難
所謂善惡
風也轉子
所謂中也
也

洞達言天人性道者必至此而其說乃盡文丞讀孟子
積久乃悟之章句既多用特舉括焉聖人與我同類同
類者相似二語最分曉以聖人之與人相似即知人之
與上知相近也相似即是相近而於所謂好惡與人之相
近所謂遠禽蹴不遠者近遠之文雖同其意異也七篇
言性最先處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堯舜者善之
極性之準以是知論語兩相字必指上知也一章再出
子曰昔始吾於人善人不見之例也四德有智即上知
之知明性中有知無愚而下愚自由於習故又曰困而
不學民斯為下也趙岐解倍徒無算云非天獨與此人
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譬如被疾不成之入所謂童昏
也此注是也趙又解湯武反之云反之於身明反非反
性之謂管子言內靜外敬能反其性將大定莊子言
反性復初彼皆道家之學異乎孟子所論也宓子漆彫
子世子公孫尼子之書見漢志而王充論衡稱之曰周
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
因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
漆彫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
性有善有惡此即公都子所述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
之說也樂記亦公孫尼所作其言曰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
樂喜怒之常其言靜即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其言動

即告子杞柳湍水食色及以生謂性之說亦即可爲善
 可爲不善之說也至於仁義禮智信五性爲五行物象
 之說好惡喜怒哀樂六情生於六氣之說又有喜怒哀
 懼愛惡欲七情之說又有性不發爲陰情形外爲陽之說
 仁陰氣有欲之說此等分論性情皆於孟子無妨古
 性共情情其性之說又與夫性爲陽氣情爲陰氣無妨
 人言凡有血氣莫不知愛其親亦曰兒善訟言人義人利又
 心言孩提之童知愛其親亦曰兒善訟言人義人利又
 言人忠言道心之微兼言人心之危此等言人情言心亦
 於孟子無妨詩書所稱不虞天性俾爾彌爾性並主
 於論性其曰節性者則以好惡喜怒哀樂之無節於內
 者言之而不害其爲本自有節也孟子又言忍性亦節
 性之意也言豈一端各有所當學也孟子又言忍性亦節
 而已苟卿後出其學深於禮好非子思孟子作性善大旨
 篇與孟子爲難而以性與偽對則亦明知性之爲誠漢
 儒言天地生人以禮義之性言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
 然後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言天之性所生皆有
 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保定人甚固其餘言五性者甚衆
 而後來輯古文書者言恆性說夾之訓則直曰性善者
 也其實於孟子之言終未能篤信而發明之故董仲舒
 著書言性未可謂善其後揚雄荀悅及王充本性唐韓
 子性原皇甫湜之論杜牧之辯皆不宗孟子者也李翱

聖人豈復
謂不百復

性
謂諸性理

四字皆與
謂諸性理

謂諸性理

謂諸性理

謂諸性理

謂諸性理

謂諸性理

謂諸性理

謂諸性理

謂諸性理

謂諸性理

謂諸性理

謂諸性理

謂諸性理

謂諸性理

謂諸性理

宗孟而始為滅情復性之說性不可言復且離情無以

求性矣宋周子善談名理而程子因以有理與氣之說

張子亦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說朱子皆取以說孟

子夫天生萬物莫不有性故水性下山性生羽性輕雪

性消玉性堅犬性守牛性順馬性健而人性則善善謂

之仁義禮智仁義禮智之心有所同然者謂之理義今

日性即理也不及在物之別則語未足矣人有性

而情以見之才以充之形色以載之或謂之天性或謂

之血氣心知之性各便文以爲言今必兼論性與氣而

分論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則辭又費矣且諸大儒之發

明性善與論語三言終不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

子以善與論語三言終不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先道次善而後及性與中庸孟子所指各

殊其言道即論語之天道大戴禮本命言分於道謂之

命者也今不於人以言受命臣子則受君父之命婦

復繁文焉初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父子有君臣帝

王之教君者臣之天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是故子

張程朱言

性皆周子

大極之學

也太極之

學實從易

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閒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

也三綱之道本諸性而垂諸教者也以道受命以言受

命其實一也言或有不當受者若傳論齊世子則亦以

莊子南生

五

道爲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

補曰爾雅文也惠士奇曰婦人殺夫天與人皆絕之

案左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亦謂魯當絕之

子大受命言義得貶夫人補曰臣謂時史子謂莊公史

於天人者不可不貶夫人此君子所以示義蓋舊有美

氏文而削之君子亦史臣也子則亦容時君或言臣得

董未必用穀梁蓋古書成文也末一句當非成文或董

所本無矣葉夢得曰有春秋之教有春秋之法教者施

之後世曰夫人矣不可謂之奔故言孫法者行之其人

於魯故不書氏

夏單伯逆王姬○巽異曰逆左氏作送左以經諸單伯皆

稱費伯與單伯相似又史記魯邑有單父明單伯實魯

大夫矣孔廣森曰逆則據往之日書先行單伯而後築

館可也送則據來之日書時尙未有以居單伯者何晉

王姬也是不可通也案此卽張洽俞臯說單伯姓也伯字

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諸侯歲貢土

于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大夫者不名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也補曰注言歲貢士者射義言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故范云爾但據鄭君注以歲獻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以貢士爲三歲而貢士則范非也何休曰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其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何注與伏生書大傳同射義注悉依爲說范言天子就其國命之者以名氏通亦非也大夫稱名氏者皆其君所命君不命則名而不氏此乃傳之明矣范說不亦謬乎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亦三卿一卿皆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單伯後不卒何休無說當與柔弱皆同其不言如何也據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言如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君躬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禮尊卑不敢天子嫁女于諸侯殺于齊若天子命使爲主則非禮大矣春秋爲尊者諱故不可受之于京師補曰爾雅曰壻之父爲姻婦之父

為婚注天子嫁女二句本公羊也衰麻接弁冕亦是義
不可受下傳乃備言之君躬各本誤作躬君今依胡安
國傳俞臯集傳釋義本李廉會通本趙訪集傳乙正王
引之曰注以魯桓釋君親釋躬傳文誤倒未考宋元人
所見本也音義曰弑又作殺

注同案殺字是今注未誤
詩傳聘禮注皆曰館舍也說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補曰毛詩傳聘禮注皆曰館舍也說

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曾子築禮
問略同加之者緩辭○撰異曰館白虎通引作觀築禮

也補曰於禮宜築館也築館與築邑築臺築園亦同但
無虞之禮宜築館也築館與築邑築臺築園亦同但

無文成十八年傳所謂築不志也何休曰繕故于外非
日新有所增益曰作始造曰築說文曰築擣也于外非

禮也禮外城也補曰於築之為禮何也
禮外城也補曰於築之為禮何也

築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公門朝之外門主王姬者當
築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

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補曰朝者治朝治朝之外門
在公門之內築王姬之館

即雉門也雉門曰公門言必自公門出者所以起下二
句注未二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補曰

句宜刪去

曰於路寢則不可小殿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何休曰公子女公子也當築夫人

制斷也傳意假當築廟下寢上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

外變之為正何也補曰俞樾曰當作為變仇讐之人非

所以接婚姻也廟中接婚姻也公時有桓之喪補曰喪服經

親迎服祭服者重婚也公時有桓之喪補曰喪服經

日斬衰裳其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父凡服上曰衰

也斬疏齊大小功布緹五服皆曰衰其經皆麻言衰麻

猶言衰經此以配衰而足其文非指衰之布為麻也弁

冕皆親迎之服大夫以上服冕此兼言弁亦以足句又

弁是故名故疏曰弁冕者連言之周禮弁師掌王之五

冕故傳亦通言之也趙匡曰言築之為宜不若辭之為

正也故君子賁端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

本也孫復亦云補曰齊侯與魯不可相為禮不復讐則

得與吾為禮也怨不釋即四年傳之義也疏曰舊解齊

侯親道不至京師女王親逆不至於治則天子諸侯親

迎皆不至婦家矣今恐不然何者此時王姬魯主婚故

迎皆不至婦家矣今恐不然何者此時王姬魯主婚故

不至京師詩稱親迎于渭者為造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諸侯日卒正也

補曰疏曰重發之者此共錫命相連

恐日月為錫命錄故明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氏叔字天子之上大夫也禮有

則四日朱戶五日納陸六日虎賁七日弓矢八日鈇鉞
九日桓鬯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
命有少何休曰桓弒逆之人王法所宜誅絕而反錫
命悖亂天道故不言天王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
贈則曰含者臣子之職也以至尊行卑事故不言天王
也三月王使毛伯來會葬又曰刺比失禮故亦不言天
王也甯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不可最大矣禮
天子既有贈含之制傳但議二事其一使耳言且所以
示議一事無再貶之道也以天王之尊會人妾祖母之
葬誠失禮矣執若使任叔之子來聘使家父來求車之
不可乎此三者皆言天王明非義之所存舊史有詳略
夫子因而弗革故知曲說雖巧致遠則滯矣補曰此依
杜預以榮為氏文五年注以榮為采地三公至元士皆同榮
云未受采邑故不稱氏氏即采地三公至元士皆同榮

叔亦得爲中大夫也書序有榮伯爾雅曰錫賜也九錫
之文木何休注何休又曰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
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范謂以功德爲多少與何異也
韓詩外傳春秋稱禮皆言九錫書大傳則言諸侯三
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
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衽鬯三賜以
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是三錫也但春秋錫命及左傳
諸所載似皆未可援三錫九錫爲說惟齊桓晉文錫命
爲侯伯略相近焉王不稱天范駁何休甚善然非舊史
有詳略也春秋書錫命三桓書王文書天王成書天子
其義一也其義一而或稱王或稱天子者成八年傳云
見一稱也但傳惟以見一稱釋天子者成八年傳云
終春秋祇一見而王則本配諡之稱其爲見一稱易明
無待釋也夫同此錫命一事而其文三變焉所以得爲
見一稱耳至於榮叔歸舍召伯會葬皆在文公逆祀後
則是傳所謂文無天者因魯起義非闕王身而先儒亦
莫能悟深可喟矣大氏王不稱天決無貶王之義春秋
言王言天言天子言王后言公言夫人皆稱名之最
尊者雖有貶時不貶於其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
尊稱之名也此事蒙上月當召而錫也周禮大宗伯職
正也曰賞人於朝與士共之是來受命補曰鄭君注曰儋

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儻者進當命者

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

策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生服之死行之禮也補曰公羊

爵祿其臣則於祭焉何休曰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

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何休曰言命不言服者重命不

重其財物孔廣森引觀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

大史述命侯氏降拜升成拜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

矣補曰周禮大史賜謚無追錫命之禮何休曰禮生有

追命失禮最大故以甚言之文烝案杜預釋例曰天子

錫命其詳未聞諸侯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

已葬而追錫魯桓葬後見錫則亦衛襄之比也魯友即

位見錫則亦晉惠之比也魯成八年齊靈二十三年乃

見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事

王姬歸于齊補曰齊侯來逆而姬歸也何休曰丙女歸例

魯為之中者歸之也補曰明與紀季姜略同與齊桓夫

女為之中者歸之也補曰明與紀季姜略同與齊桓夫

讀同彼傳丁浴日中當作主疏云彼王姬非魯主

昏又二年傳為之主者卒之也明此亦當為主

昏又二年傳為之主者卒之也明此亦當為主

昏又二年傳為之主者卒之也明此亦當為主

昏又二年傳為之主者卒之也明此亦當為主

昏又二年傳為之主者卒之也明此亦當為主

昏又二年傳為之主者卒之也明此亦當為主

昏又二年傳為之主者卒之也明此亦當為主

昏又二年傳為之主者卒之也明此亦當為主

昏又二年傳為之主者卒之也明此亦當為主

昏又二年傳為之主者卒之也明此亦當為主

齊師遷紀邾鄆部

補曰爾雅曰遷徙也蒼頡篇曰徙移也

先儒失之今以夏紀國也邾鄆部國也此國以三或曰

小正傳例推知之十年宋人遷宿傳曰遷也辭也其不地

遷紀于邾鄆部病不復見矣齊師之紀故變文以見義

大去其國者紀侯賢不與齊師之紀故不復見從常例也若齊師

邾鄆部之君無紀侯之賢故不復見從常例也若齊師

遷紀于邾鄆部當言于以明之又不應復書地當如宋

人遷宿齊人遷陽或曰後人妄改之紀為國前已屢

字當云邾鄆部邑也或後人妄改之紀為國前已屢

見傳先言紀國也者以起下邾鄆部之紀為國前已屢

紀侯始去國此時安得遷紀國都豈有國遷而君猶在

國者乎公羊以為外取邑以爲自是始滅杜預曰齊欲

滅紀故徙其三百應劭說即此邾也辭欲以著師伐紀取邾鄆

部者實是遷徙其民且遷是也傳言紀是國都之紀取邾鄆

邑得音遷又繫紀皆變文也傳言紀是國都之紀取邾鄆

異本多一于字猶與他例不同也又稱或說者謂經文

此有于字者謂遷紀都之民於其三邑文異則義異也

諸稱或曰其一曰者文同而義異也皆示傳疑兼存之師說如是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名字仲父補曰杜預曰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

庶兄案慶父諡曰共仲也慶父所弑乃莊之子故國而

不如單豫貶且單弑別無見文慶父弑當文自見

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補曰據凡言伐國

之內不必迫近國都雖伐於餘丘當言伐邾李廉曰經

起問者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補

既貴且重乃敵一邑病也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補曰

明特變國言邑以顯新義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補曰

公命其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邾使若國補曰疏曰一

亦稱伐文烝案此亦解變國言邑之意注本公羊失之

未了

秋七月齊王姬卒補曰何休曰內女卒例曰外女爲之主者

卒之也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服之故書卒

此亦讀爲之主者絕句我爲之主者則書卒以卒之經

仍史之舊也主字各本脫今依唐石經陸涪集傳纂例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齊地補曰月者爲

不月則此亦當不月○撰異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

非正也補曰何休以爲婦人無外事外則婦人不言會

言會非正也補曰此通說諸婦人踰竟事

聲姜二會并饗甚矣非饗在四年補曰饗者兩君之事亦

包杞伯姬甚也此指說四年事

乙酉宋公馮卒補曰疏曰馮是穆公長子與

王曰肅主丘

三年春王正月

溺會齊師伐衛

徐逸曰傳例曰往月危往

師而魯與同其理危也補曰徐意危往之義徐以危往又

夫徐是也傳言會仇讐解溺直稱名之義徐以危往又

別取一義○撰異曰師各本溺者何也公子溺也補曰

誤作侯今依唐石經改正溺者何也公子溺也補曰

公羊皆其不稱公子何也據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

所未聞其不稱公子何也餘丘稱公子補曰當云據凡

公氏者惡其會仇讐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補曰所

以讖公也溺後不卒者何休以為莊公薄於臣子之恩

故不卒大夫與桓同義文烝案溺卒在莊世容有其理

要亦其卒時實無恩禮史所不書公子彊之子哀伯達

其卒在莊世不書亦其比也桓莊五十年中自末年公

子牙外無卒大夫者輩卒當是君子所削其餘如柔溺

夏四月葬宋莊公月葬故也

補曰重發傳者五月而葬非

也

五月葬桓王傳曰改葬也

若賞改葬當言改以明之猶郊

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補曰此引舊傳文公羊又同而

注何疑之又引改卜牛亦不倫矣前者桓王之葬亦不書

下所謂天子志崩不志葬也猶平王之葬亦不書也今

此改葬故特志之疏矣引感精符以申范非也依左傳

葬有闕則改葬鄭君喪服記注謂改葬之禮總舉下緇

墳墓以他故崩壞將凶失尸柩者改葬之禮總舉下緇

也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總也猶晦震

夷伯之廟因明天子諸侯之制不謂夷伯非魯之大夫

也甯之先君與祭司徒論之詳矣江熙曰葬稱公舉五

等之上改葬禮總舉五服之下以喪而遠也天子諸

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緇者

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唯輕言緇釋所以總也補曰罔

語注曰緇猶逸也喪服記曰改葬總緇子說喪服及此

傳曰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妻爲夫如子其他皆無服以其

服則弔服而加麻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

遠故其服輕也韓從江說以范爲非案鄭君喪服記注

服總者臣也子也妻也韓說是也喪服傳說總之制十

引檀弓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鄭君注云接神之

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
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又喪服記注曰總三月而除

之或曰卻尸以求諸侯

卻也廣韻云節也退也此卻尸蓋取退義謂卻退其下
柩之期尸卽是柩對文則異散則通也左傳曰緩也是

同或說傳始載之本不可從張大亨據之遂天子志崩
以七年間嘗書王命駭未葬不稱使之說

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

也補曰不志葬謂平桓惠定靈五王非魯不會葬蓋舊
史皆有之矣君子以爲魯史非周史比改立不志葬

之例取義於必其時明其不疑於不葬也文選注引劉
兆注曰舉盡也其義文九年作其道義道一也不志葬

爲必其時公羊亦同獨五王不志葬故也危不得葬
葬者說其喪二十八年靈王崩下

也補曰志葬謂襄匡簡景四王此改曰近不失崩不志
葬桓王亦是也志葬者月甚則日曰近不失崩不志

崩失天下也京師去魯不遠赴告之命可不踰旬而至
史不志崩謂莊僖頃三王也周有赴告於魯爲近地則千

甲屬則文昭理必赴崩史不失志今經不志明史本無

迫而失之知其不赴近而不赴是失天下君子將使人
考其事知其義也汗言不踰旬甚言其速耳以平王簡
王之崩觀之當言不踰二旬左傳例曰凡崩燒不赴則
不書方苞本程子語焉說曰抑於此見經因魯史有可
損而不能益焉天之崩雖易世以後可考而取焉此
史所無者不收益也其文則史而義即於是乎取焉此
其較著者也文烝案自天子志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
崩以下總論周諸王崩葬事古稱萬物負陰而抱陽
天不生三合然後生徐邈曰古和然則傳所謂天蓋名
其沖和之功而神理所由也會二氣之和極發揮之美
者不可以柔剛滯其用不得以陰陽分其名故歸於冥
極而謂之天凡生類稟靈知於天資形於二氣故又曰
獨天不生必三合而形神生理具矣補曰陰謂母陽謂
父注似未了其解天字則是也人之生受形於陰陽三
於父稟靈於天皆合焉而後為人楚辭天問曰陰陽三
合何本何化邵子曰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故曰母
宅也體氣神即陰陽天歟注萬物二句老子文故曰母
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不言父之子者皆天之子
從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王者尊故稱天子
知從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衆人卑故稱母子

秋紀季以櫛入于齊

也○撰異曰櫛左氏本又作櫛鄒紀

補曰喪服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
 焉都邑之上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
 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謂祭天也案此段
 者尊統下鄭君曰及始祖之所謂祭天也案此段
 與傳義相表裏夫禰也祖也太祖也始祖也祭祀之鬼
 神吾心之鬼神也故祭祀之天吾之天也祭祀之天者三
 合是也此為道之本教之至說文曰古之神聖人母感
 天而生子故俯天子是乃漢儒聖人無父之妄說不足
 據也董仲舒繁露亦有獨陰以下數語蓋是古書成文
 被無獨天句中二句作父之子也可尊母之子也可卑
 假是而非當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引逸周書蓋法
 由轉寫妄改王謂身有仁義為眾所歸往也王往同聲
 仁義所往曰王謂身有仁義為眾所歸往也王往同聲
 為訓呂氏春秋曰自獨陰以下又論稱天子稱王之義推
 往也適亦往也二稱為稱也何休解天子稱王之義推
 此知天王者合二稱為稱也何休解天子稱王之義推
 楚上僭稱王者不能正而上自繫於天春秋不王者
 因以為是非劉敞孔廣森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
 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
 也而參通之者王也皆非傳意

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鄒事齊也

雍曰紀國微弱存亡之機

大懼社稷之傾故超然退舉以鄒事齊庶充嗣不以宗廟永存春秋賢之故褒之以字補曰雍注皆非也以鄒事齊者左傳云紀於是乎始判公羊云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杜預以爲只邑入齊爲附庸是也此通解以鄒入于齊五字義舉經句不出以鄒二字者省文也傳但言以鄒事齊其文簡略而左氏貫達說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昔兄歸讐書以譏之賈明於穀梁此數語必殺梁家義也書以者從邪庶其衛孫林父等文之例庶其之等傳多云以者不以者也明此亦同義舉後可以包前也黑肱以濫來奔傳云來奔內不言叛明以邑出奔他國者皆當舉叛爲重故孫林父以或出奔晉但書叛不書出奔是其例也此之以鄒入于齊亦是叛而出奔不舉叛爲重者或當以此以鄒入于齊亦故以叛爲重而此之入于齊爲附庸事不止於出奔又重於叛故不言出奔而言入不得以叛爲重也左氏劉歆賈逵說以爲紀季以鄒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鄒此說非也紀季稱字者從許叔蔡季之例傳言許叔許之貴者蔡季蔡之貴者明此亦以貴舉可知也不言紀侯之弟某者啖趙以爲兄無惡傳解衛侯之兄輒云目衛侯衛侯累也則啖趙是也傳與左傳皆無賢紀季之義惟

尤甚故謹而月之凡會書月時事有危雖於公發例亦無所不闕賦丘魯地補曰注首二句本杜預訓食者渾言之饗也於食與燕如左傳鄧侯享楚文王齊侯享魯定公之類是也何休曰牛酒曰饗加飯羹曰饗月者再出重也三出者省文從可知例○撰異曰饗本又作享至氏作享案左傳中凡饗禮食禮之饗皆用祭享字爲祭享也欲享享罔與祭獻義相因毛詩儀禮今食尚書等用饗者亦當爲饗甚矣補曰覆記上傳饗齊假借二字相亂故記之

侯所以病齊侯也

補曰饗齊侯謂春秋之文言饗以饗夫人加以甚非正之事也女失既甚男惡安辭淫妹之事隱然可見故病之也文姜與齊襄淫亂於饗於諸會於如齊師皆有焉春秋書會但與會卞之屬一例書如齊師亦與他書如不殊惟此書饗雖亦記事之直文而孤之緩緩魚之遺遺殆不可掩夫兩君出饗從無書者而獨書夫人饗其爲甚且病不已明乎

三月紀伯姬卒

隱二年履綸所逆者內女卒例曰伯姬失者三十年傳以爲爲紀也略之時紀外夫人不卒此其未也卒而卽也猶未葬當以也論

注野補生五

古

言卒何也

補曰外夫人通言諸外夫人也

吾女也適諸侯

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

禮諸侯絕旁莽姑姊妹女

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變不服之例然則適大夫者不

書卒補曰變者既服其喪則與常日異禮故言變與宣

八年傳變字同義注言變不服之例非傳之變字也此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傳例曰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

胡安國高閔陳傅良胡寧程公

紀侯大去其國

補曰去遠也離也言其亦

大去者不遺一

人之辭也

補曰葉夢得曰大猶盡也盡無麥禾曰大無

十四年傳記管伐秦事曰乃命大還汪克寬引爲證并

引婦人大歸此滅而奔也謂之大去有奔事無奔文

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

補曰謂元年既失邢部部

此乃合國都之民并其餘邑民皆從君避難而去
故曰四年而後畢明以紀侯得民不欲言奔也
紀侯

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

乎君子道之弱若進止在己非齊所不得滅也何休曰春

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

者於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

縱失襄公之惡反為大去也鄭君釋之曰商臣弑其父

大惡也不得但為小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侯得民之賢

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侯得民之賢

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即春秋以變滅

言大去為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

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為罪者自多矣補曰疏曰言春秋

有因事見義者不得不舍此以滅人為罪也若晉人執
廣公梁之類是也文烝案前文足起齊滅紀亦無嫌不
下文又明稱齊侯則此文本當言齊侯滅紀亦無嫌不
明故可不言滅也又去者奔之異文若言滅紀又言奔如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莒莒子奔黃則紀侯為不
能死社稷而其賢隱矣故春秋不言滅紀侯者以其賢也
言大去不疑為罪文者由於不言滅也經之改舊精傳
之說經密鄭君言齊師遷紀不連邢部亦不知彼傳

字誤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補曰上既不言齊侯滅紀又不出齊師齊人故稱齊侯葬以著

之異於陳哀公俞舉日見齊侯之滅紀也胡安國曰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君子惡似而非者外

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

補曰疏曰此外外夫人者惟

常書卒不合稱葬文烝案諸外夫人及內女爲外夫人者惟

者魯多會葬史於內女志卒亦必志葬至君子並削之

則其存而不削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

卒而日葬則

紀之也補曰注二語本後三十年葬叔姬傳文但彼

傳是總發伯姬叔姬卒葬四文之義就日不日言之此

傳則直論伯姬書葬之義以包叔姬與彼傳義各別也

隱伯姬叔姬之失國猶隱宋共姬之卒災皆於其書葬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郕

郕齊地補曰非也卽取諸宋

齊人者

齊侯也

補曰公親出與齊君

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

公也

內無貶公之道補曰卑之猶

何為卑公也不復警

而怨不釋

補曰能復舊則善矣既不能復則怨不可釋釋曰刺其釋怨相見故為卑公之文也公羊釋

釋怨也

齊人之文曰諱與警狩日於警者將壹議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諱焉其重乎其與警狩也公羊之言諱

即傳所謂卑刺公羊言諱而傳不言者言卑刺則諱可知明經以卑刺為義也若不以卑刺為義直以諱為義

則當不言公而直言及齊侯今言公及齊人則明以諱見諛諛者其文而卑刺者其義故但言諱則無以知其為卑刺但言卑刺則諱可知也不致者蓋亦舊史無之

凡狩不告廟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補曰孔穎達曰於時齊無征伐之事師在紀不言會者往其軍師而曰如衆也

師在紀不言會者往其軍師而曰如衆也言師衆大如

內就齊侯耳不行會禮

去

如若言如齊侯則不可補曰此為凡婦人既嫁不踰竟

書如師如會者發例注末二句可爾婦人既嫁不踰竟

踰竟非禮也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嫌師與國異也孔廣

論皆不若齊師之甚謝湜等說未是

秋 郟黎來來朝○撰異曰郟公羊作倪段玉裁曰公羊蓋

郟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黎來名也補曰未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亦曰未王命杜預曰附庸國重發傳者前稱字此

公也補曰公與共伐致來王人之救足見其曰人何也

人諸侯所以人公也補曰人之猶其人公何也逆天王

之命也王不欲立朔也補曰案上經言公及齊人刺釋

之義即寓於諱之文則此經人公當亦同上諱不沒

公直言及齊侯此諱亦不沒公直言會齊侯其諱亦正

相等但上經卑公專以釋怨相見起義卑之卽是諱之
此經人公則不專是齊魯之故乃以逆王命起義會卽
無齊齊卽非讐亦當人公不專爲諱也春秋包舍萬理
而其義之重且急者乃經之本旨陳傅良趙汭說此伐
衛及後圍邾以爲公與仇人接春秋終諱之萬斯大謂
使若終不相見者其論固是而此經本義猶未得也圍
邾不言公亦爲諱
此經則不專爲諱

六年春王三月壬子突救衛

徐逸曰諸侯不奉王命朔

月也救衛於義善故重子突功不立故著其危補曰疏
日日月之例見危者惟施於內今施之於外者范荅薄
氏云王者安危天下所繫故亦與內同也文丞案何休
曰救例時此經例也史例皆月○撰異曰三月各本誤
作二月今依唐石經十行本呂本中集解張洽王人卑
集註程端學本義李廉會通改正左氏作正月王人卑
者也稱補曰何休以爲下士稱名貴之也則非名也鄭君
釋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衛故貴之
貴之則子突爲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爲字誤爾徐乾曰
王人者卑者之稱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
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加名以貴之僖八年公會王

人齊侯是卑者之常稱補曰案何休注意突仍是名與
廢疾異史記自序曰春秋義天無以褒之故褒子突則王美可見
也陸渚曰天子無上無以褒之故褒子突則王美可見
也孫覺曰春秋之義天無以褒之故褒子突則王美可見
可以一善褒也天無以褒之故褒子突則王美可見
者居之雖有惡不加貶焉故善天王之救衛而書子突
之字貶王師之敗績而以自敗為文蓋曰天王無褒又
其善不可掩也則褒其臣天王無貶又其惡不可諱也
則書王師之自敗所善救衛也補曰疏曰計王者有伐
以推尊而責備之也善救衛也無救而云善者朔叛逆
王命天子廢之立其嗣子而遣師往救有存諸侯之功
故曰善不可廢之大平之法格之文烝案疏說固通但據
周禮大司馬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則大平亦有救法書救即為善與上稱名貴之各一義
羅喻義曰春秋筆法空處最奇隱之莫不地不葬知有
亂者桓之堯前書夫人如齊後書夫人孫知有淫者衛
朔之入書王人救衛知有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此補曰
天子所立之公子黔牟有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此補曰
通謂凡救凡救皆善非善則沒其救文如襄十一年秦
人伐晉以救鄭彼時晉代鄭為近正秦救鄭無善春秋
不言救故言救者必善即知伐者之非正矣胡安國得其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據九年伐

納補曰不逆天王之命也不與諸侯得納王之命也與此同

入者內弗受也補曰此發君入通例故重舉之朔嘗為

國劉徹曰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補曰何休曰

不與復曰徐彥曰絕有二種一是絕補曰與國當絕

滅其國一是絕去其身朔之名惡也補曰與國當絕

則出順矣補曰疏曰順者比之入國為順仍是惡也一

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補曰公羊解出當為順矣

日絕曷為絕秋公至自伐衛補曰上冬伐此秋至歷四時之久甚於伐

見危不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據襄九年時有穆姜之

日注用公羊何休說與襄九年本傳顯不致則無用

當云據侵宋及伐邾取須句之屬皆不致

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補曰不致則知其為惡事矣而云

王人戰也戰在伐後不致則見者此之惡事謂公與

似王人來救而諸侯之師已散衛朔自入于衛是也故

下有分惡殺惡文而先以此文見惡之成乃是特變常

例轉存史文也僖二十六年至自伐齊傳云危之此亦

得兼有危義而見惡之意為多故言見惡也董仲舒曰

春秋視人所感為立說以大明之若此類不言則不見

是之謂大明葉夢

得讓此傳非也

補曰自此後無書螟者高閔曰螟食苗心蠡無所不食

螟

久也輕者不勝書其重者耳

冬齊人來歸衛寶

補曰何休曰寶者玉物之凡名說文曰

亦曰寶孔穎達曰案說文保從人采省聲古文保不省

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作保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文烝

案說文孚从爪子古文保亦聲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

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

若衛自歸寶於齊過齊

我與王人戰罪差減補曰注全失之首猶主也下齊齊
爲我下也言惡言惡職卽上之惡事經無職文故言戰
以明之也時齊率請侯與王人戰共敗王師惡不可道
衛侯以爲有功出寶賂齊齊又讓魯魯齊所以讓魯者公
羊稱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明魯尤多戰
功故讓魯也衛賂齊而齊讓魯是受賂者魯也鄆大鼎
之賂以取爲文濟西田之賂以齊取爲文取者受賂之
辭今不言取衛賂于齊與取鄆大鼎于宋一例而以齊
人來歸爲文則是以齊爲主但言齊讓賂不言我受賂
而齊之惡職彰故曰以齊爲主但言齊讓賂不言我受賂
衛寶與齊侯來獻戎捷同文則是經之立文又使若齊
自爲我下而來我并不爲讓賂來而我之惡職隱故又
曰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此傳之
旨若不取鼎獻捷兩文觀之則不得其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補曰疏曰防是魯地故重發傳

夏四月辛卯昔恆星不見補曰各本此經下衍夜中星隕

剛正○撰異曰昔本或作嘗恆星者經星也常列宿補
左氏公羊作夜公羊一本無恆星者經星也常列宿補

日六羊日列星也疏曰周四月夏二月常列宿者南方

七宿也孔穎達曰日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鄭云

孤在與鬼南則於時南方之星盡當列見文烝案四方

二十八宿稱經星故木火金水土五星稱緯星合之為

九星也又古書星辰連文者皆以緯星為星經星為辰

謂之辰者以二十八舍日月所會也周禮大宗伯注疏

有此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補曰此以夕訓昔也廣雅

凡日入以後日出以前通謂之夜左傳列子注並訓昔

為夜莊子音義昔夜也案昔之言夕也夕亦謂之昔昔

故夕昔古通用詩樂酒今夕楚辭注引作今昔是

也周禮腊人注腊之言夕也依說文昔腊本一字不見

者可以見也補曰大戴禮夏小正傳說參則伏曰星無

夜中星隕如雨如而也星既隕而復雨鄭君曰眾星列宿

度也劉向曰隕者象諸侯隕陸失其所也又中夜而隕

者象不終其性命道而落補曰爾雅曰隕落也陸也

夏小正傳曰隕也注解如雨非也下論之引鄭君者駿

五經異義文見開元占經也漢書五行志董仲舒劉向

以為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眾星隕陸民失其所也夜中者

為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細心桓

公星遠至地中國其良絕矣。劉向以為夜中者言不得

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象其狀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

趙汭曰公羊。不隨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此魯

史。善文。漢志。承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

一二丈。譯譯未至地。滅至。雜鳴。止不及地。尺而復。即未

至地。滅也。古今星變。固有如此者。其所隕者。星之光魄

故雖多。而不見在地之形。蠶溪謂積氣消散。所致。蓋此

他異。尤重。許翰所謂。王運終。而霸統。其隕也。如雨。是夜

起矣。○撰異曰。隕公羊。作霞。後同。其隕也。如雨。是夜

中與。星既隕。而雨必晦。照安知夜中乎。補曰。春秋之文

與雨。借劉歆。杜預。讀如為雨。與不雨之雨。異在傳言

皆非也。劉敞。固言。夜雨不足記矣。傳舉經下句。以釋上

句。而先設問。辭杜。引集義。得之中者。不須與。故下言

其幾而發句。如此。穀梁子。太史公。文章之工。柳宗元。有

得焉。往往在發。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曰。包全經也。補

句。處更端處。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曰。包全經也。補

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雨幾微也。星既隕。而雨中微

雨。非億度。而知補曰。著焉。雨唐石經。何用見其中也。補

初刻作實著焉。雨注第二句。當刪。何用見其中也。補

主月甫主五

謂史何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失星變之始而錄其

所據何補日時如公羊至乎日若時之時一日夜有

以知夜中補日時如公羊至乎日若時之時一日夜有

十二時史記謂之十二節曲禮曰信時日孔穎達

亦謂四時及十二時也時者期也時加子日夜中亦曰

夜半依素問天官書吳越春秋及左傳昭五年杜預注

寅日平旦卯日日出辰日入戌日黃昏亥日人定子日

夜半丑日雞鳴范意謂史檢漏刻而錄之案周制有挈

盃氏以水火分日夜見周禮及毛詩傳周禮注日以水

沃漏夜則火視刻數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閒有

長短焉又說漢法曰大史立成法有四十箭孔穎達

日於時春分之月夜當五其不曰恆星之隕何也我知

恆星之不見

而不知其隕也

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

則是雨說也

見其為

星而已莫明

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

則是雨說也

其為何星

然後可言雨星

今唯見在下

故曰隕星

補曰我者我魯

又君子自

知

我

上來接於下

非也隕與雨皆

自上而下故曰

隕星

見其為

星而已莫明

我見其隕而接

於地者則是雨

日此亦設問

係注非也隕與

雨皆自上而下

故曰隕星

見其為

星而已莫明

我見其隕而接

於地者則是雨

意與則是放命

則是大利皆同

著於上見於下

謂之

見其為

星而已莫明

我見其隕而接

於地者則是雨

謂史何失變

而錄其時則夜

中矣

失星變之始而

錄其

時

則夜

中矣

所據何補日時

如公羊至乎日

若時之時一日

夜有

十二時

史記

謂之十二節

曲禮曰信時日

亦謂四時及十二

時也時者期也

時加子日夜中

亦曰

夜半

依素問天官書

吳越春秋及左

傳昭五年杜預

夜半丑日雞鳴

范意謂史檢漏

刻而錄之案周

制有挈

盃氏以水火分

日夜見周禮及

毛詩傳周禮注

日以水

沃漏夜則火視

刻數漏之箭晝

夜共百刻冬夏

之閒有

長短焉又說漢

法曰大史立成

法有四十箭孔

穎達

日於時春分之

月夜當五

其不曰恆星之

隕何也我知

我

見其為

星而已莫明

我見其隕而接

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

解經不得言雨星而言隕星也

補曰此解如雨也在物言著在人言見傳互文錯言之

著上見下謂上下一時並見著下不見上謂必至下乃

見說引徐遵以著上為雲著上不可通也隕非雨說故

謂之如雨公羊曰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

日星霞如雨觀乎公羊則傳義益明矣夫雨星不及地

尺而復者舊史之紀實也君子據其文改之曰星隕如

雨春秋之正名也雨雪雨雹時刻不絕雨益上下皆合

舉首即見眾目昭然雨星則異是故不直言雨而謂之

隕如雨也言雨則必先言雨而後言其物言隕則其文

各隨所施星隕與隕霜異蕭楚謂霜以著物然後可知

故先言隕後言霜星隕於天見隕則知之故指言星隕

也星隕又與隕石異傳解隕石云隕而後石左氏說為

隕星杜預謂隕石者見在地之驗不見始隕之星星隕

如雨見星之隕而隊於四遠不見在地之驗也若然則

隕者主於下之辭也先言星後言隕又有主於上之辭

焉其言如雨宜也言星不言石又有不及地之辭焉不

須更言不及地而復也舊史之意經悉該之惟尺者約

計之辭非由實定故置而不論○公羊之不脩春秋王

充解為魯史記是也其解如雨謂雨從地上而下星亦

三

從天賞而復故曰如則未是也案雨從地上而下亦可
 通於著上見下之說但讀雨為上聲殊非傳意而以從
 地起者之復於地明從天墮者之多引詩雨無正序語案
 至噴助以為奔流者眾如雨之多引詩雨無正序語案
 隕與流異如兩自足兒多若讀雨上聲而喻多詩辭有
 之非史筆也詩書禮易其文體辭例與春秋各異詩有
 韻諸經傳古書亦往往有韻
 春秋無韻他書文春秋質也

秋大水高下有水莢曰大水補曰疏曰復發傳者嫌大水

無麥苗補曰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麥苗同時也與

黍稷之苗同時死補曰魯於周禮周書當青州兗州之
 地青州穀宜稻麥兗州穀宜四種四種者黍稷稻麥也
 黍稷稻皆稱苗何休曰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何說
 是也此言麥苗謂二穀或二穀以上苗猶可復種是年
 不收者惟麥一穀不升謂之嘆不謂之饑故冬無饑文
 凡諸水旱螟螣之等苟其害不至無二穀則但書水旱
 而巳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齊婦人不會會非正也補曰

再發傳者殺是齊邑也文烝案文姜三會皆具發傳明
後洮陽殺下之屬皆同義可知故不復發也文姜之孫
齊不齊姜氏既取義於臣子大受命會祗以下皆言姜
氏但以非正非禮取義者前之辭嚴後之辭婉也詩曰
人之無良我以爲兄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言人則無善
耳我國人猶以爲君之兄猶以爲國小君也此夫子之
語顏淵所謂親屬之言也春秋因事因時而抑揚輕重
其文游夏不能贊一辭卽文姜孫會諸文可見而穀梁
之合經亦見矣○焦袁熹曰夫人饗齊侯加齊師及諸
會齊侯先儒謂皆以國事出也夫魯旣不能討齊齊復
何憚於魯而六七年閒二國之交日益判四鄰旣從
齊令亦無一旅之師涉魯竟者皆夫人之爲之也夫人
旣歿諡之曰文婦人無武事言文則美備非有非常之
才智何以得此聲乎文烝案金履祥已有此說深合事
情世衰道微邪說紛起故魯桓齊襄皆獲美諡而桓妻
別作諡焉然猶爲之肆大書者以其淫而害夫公議不
耳可違

莊閔補注五

終

七月廿五日

三

大千五百七十一字
小萬六千零卅七字
補注百四十七字

春秋莊公閔公經傳第三補注第六

穀梁 范氏集解 鍾文烝詳補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時陳蔡欲伐魯

補曰注用左氏賈逵注賈用穀梁家說也此大蓋公不

在故言師不言公非諱也陳蔡稱人者略之為衆辭也

以者內為志之文與桓二年同書者善之別於他之有

畏者也次際非畏自明故不假加文別之月者為下治

日次止也補曰重發傳者此侯待也補曰爾雅曰

甲午治兵補曰不地者于郎也承上次可知左傳曰治兵

也○撰異曰治公羊作祠鄭君駁五出曰治兵習戰也

經異義曰公羊字誤案謂聲之誤也

補曰兵革將出治其前爾雅曰向入曰振旅習戰也

威武也孫炎曰幼穢在前費勇力

也孫炎曰尊老在前復常法

事以嚴終治兵有效又云兵事以嚴終者言君子之取

義如此也兵將出而治兵猶三年因田而大閱亦國之
 常禮史以此治兵陳蔡不至最有功效故特志之而經
 因以事嚴見義孫子曰將者智故曰善陳者不戰善補日
 信仁勇嚴也劉晝謂之五德以善為國者不師以導善猶
 好也陳謂此之謂也終事之謂善師者不陳師眾素嚴不須
 軍陳行列此之謂也善師者不陳師眾素嚴不須
 齊之以禮江熙曰鄰國望善師者不陳師眾素嚴不須
 我微若親戚何師之為善師者不陳師眾素嚴不須
 日乃至陳謀善陳者不戰而畏之莫敢戰善戰者不死
 何乃至陳謀善陳者不戰而畏之莫敢戰善戰者不死
 投兵勝地故無死者江善死者不也散也者也江熙曰
 熙曰辟實攻虛則不死善死者不也散也者也江熙曰
 見危授命義存君親雖沒猶存補曰江熙說愚有取焉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列子曰由生而生故雖終而此即
 也李軌法言注曰仁者壽之壽死而不也名無窮也此即
 左傳叔孫穆子稱立德立功立言雖久不廢死而不朽
 也夫生死者吉凶之極也釋名曰吉實也凶空也然則
 死而不也者以其空而猶實也論聖賢之心則有若無
 實若虛論鬼神之神則無如虛如實一而二二而一
 也若老氏死而不也之說實合儒術至言浴神不死則
 取義元遠求之過深由以道受命之說而過求之謂之
 有物謂之無明由善死不也之說而過求之謂之不死

謂之無生皆聖賢所弗論也此五句承上廣言之皆古
書成文漢書刑法志稱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
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舜脩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
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也湯武
陳師誓衆放禽桀紂所謂善陳不戰也齊桓南服彊楚
北伐山戎存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也楚昭
王國滅出亡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
走赴秦號哭請救遂走吳師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
也疏引舊說曰善爲國者不師謂古明王時導德齊禮
不起軍師而四海賓服則黃帝堯舜是也善師者不陳
若齊桓伐楚不設行陳而服罪也善陳者不戰卽此魯
能嚴整終事而陳蔡不至也善戰者不死若文王伐崇
因壘而崇自服也善死者不亡若伯舉之戰吳雖入楚
父老致死還復楚國也文烝案此皆各以意言其解亡
字又並爲亡國也鈔本北堂書鈔引逸周書大武曰武
有七制一曰政二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陳六曰戰
七曰閱善戰不闕善攻不敗善侵不伐善伐不陳善陳
不戰善戰不闕善攻不敗善侵不伐善伐不陳善陳
者不師善師者不陳文
各有異周書政卽征字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補曰降義在三十年傳○
異曰兩邾字公羊並作

成其傳曰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

成者盛也其曰降于齊師何不用師之過也故使若齊無武功

而郕自降補曰言不使齊師加威明實齊師加威也左

傳稱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

德齊師何罪蓋齊不與魯共謀獨自以威力降郕魯爲

齊弱郕又同姓不欲直言齊師降郕故婉其文使若郕

自欲降于齊非齊以力降之也不使齊師加威於郕猶

元年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四年不使小人居乎君子

注未盡其旨公羊以爲諱滅同姓變盛言成又辟不言

降吾師非也劉敞曰實共罔盛改謂之成實滅其國改

謂之降實降於魯又獨言齊改白爲黑曰己爲人皆非

聖人之文也文烝案鄭爲紀邑降卽

爲取郕則國也若已滅不得但書降

秋師還還者事未畢也補曰爾雅曰還復返也二字訓同

據其至於國其辭曰復呂大圭云反其故所之辭是也

事未畢者據其至而未至其辭曰還呂大圭云自彼反

此而未至國之辭是也襄十九年傳曰還者事未畢之

辭也加二字則意尤明矣凡訓詁相同字如還復獲得

及暨弗不而乃奔孫刺殺之類春秋別白其辭無所假

借蓋訓詁之法同類相通制作之文正名不苟故鄭君

以論語正名爲正文字亦自有理也又論語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王引之據左傳文十八年注哀十六年注離騷注周密也親也合也以爲周比同訓而尚以義注吳語注比密也親也合也以爲周比同訓而尚以義比以利故辨別之王說卽朱子說最爲明確餘如和同驕秦之旨開達政事之義聖有恆言孰非春秋之教矣

遜也

卒其事補曰以未畢爲文者蓋辟滅同姓之國示不

退也逃避也齊襄強暴魯畏之不敢伐其師故退避而去傳言此不言復言還爲至而未至之辭者以其退避不欲盡其辭與晉士匄略同也左傳上圍郟實公自將陳傅良以爲莊之會齊皆譏故不言公文烝案齊侯或不在于會營伐親亦不可明言公然則師卽是公此言師還者當依趙汭以爲公至自圍郟之變文也文十三

年公及晉侯盟還自晉公亦言還故言還不嫌非公也

傳不說諱公言師者以師之還春秋無一書今特書之

冬

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補曰下年傳曰公孫無知大夫

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

補曰重發傳者諸兒罪重嫌義異故

重發以明
與祝吁同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之挾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

有罪也

補曰疏曰重發之春月與不月地與不地之異

例王念孫曰大夫二字衍文涉上下文而衍也僖七年疏引此無大夫二字呂太主曰踰年而不以成君書之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暨

暨魯地○撰異曰暨左氏作暨公不及

大夫

春秋之義內大夫可以會諸侯公不可以盟外大

其盟者故不得以尊卑定內外也今齊國無君要當有任
十三年傳取國者稱國以弑三句同也言今可以及者
以齊無君之故明所以大夫不名無君也禮君前臣名
不沒公又不稱齊人也大夫不名無君也齊無君故大
夫不名補曰言齊大夫既以無君不稱人則當以氏名
見今不名者亦以齊無君故也無君不當稱名又不可
稱字故直書大夫而公羊以為諱與大夫盟使若衆然
御敵曰諱則沒公足矣文丞以為諱與人者衆辭使若衆當

稱人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變盟立小白補日不

矣無君當齊無君制在公矣補日制制義當可納而不納

異之補日買達服虔以為齊大夫來迎子糾公不亟遣故惡

而盟補日要之齊人歸迎小白此穀梁家相承說也故惡

內也補日惡內者即謂不日也魯方積為齊弱幸而營

焉補日人斃國嗣奔大夫來迎制皆在我及是時而急納

辱補日惡內者即謂不日也魯方積為齊弱幸而急納

內者補日惡內者即謂不日也魯方積為齊弱幸而急納

惡補日惡內者即謂不日也魯方積為齊弱幸而急納

夏公伐齊納糾補日惡內者即謂不日也魯方積為齊弱幸而急納

子糾補日惡內者即謂不日也魯方積為齊弱幸而急納

其出補日惡內者即謂不日也魯方積為齊弱幸而急納

左傳補註六

四

舉辭言掌辭是也孔穎達文十四年正義謂不言齊者
者蒙伐齊文與挈辭說異未可用也言納料于齊者
孔氏以為此有伐齊之文故不須言于齊此說是也
納皆為篡此下有入文則不嫌是篡何休曰不月者非
納篡辭孔廣森以為納不皆為篡納例皆時孔說亦近
是范言許叔蔡季之等許叔蓋本無出事此等或書或
不書皆史例之舊也以臧孫紇公子慤觀之則內奔有
非卿而書者矣外奔書弟書公子亦不必皆卿也又有
宋萬為卑者○撰異曰左氏舊有二本或作納料或作
納子料唐定本始以有子字為正徐彥陸德明所見左
氏亦有子字徐彥當是晉宋以後唐以前人或疑為北
齊人也沈文何據鮑叔來言子糾親也謂齊人稱子
糾非也此傳便文耳猶述石碯曰陳桓公方有當可納
寵於王史記仲尼弟子傳子羔曰出公去矣

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
何休曰三

年溺會齊師伐衛故乾時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郟
故卑之曰人今親納魯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
甚鄭君釋之曰於魯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屢會仇
讐一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則同不
復讖也至於伐齊納料諱當可納而不納爾此自正義
不相反也甯謂讐者無時而可與蜀羅納之遲晚又不

齊小白入于齊

例不月故小白亦不月與公伐齊同時既伐

能全保讐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迂其文正書其親迎亦其類也惡內之絕居然顯矣二十四年公如齊親迎不誤也齊變者謂是時齊人已歸迎小白即上傳淪盟是也當可納而不納以致齊變而後伐取敗之道故下文直書敗績不復為諱又所以惡內也上惡內謂盟不書日微見惡意此惡內謂戰不諱敗明著惡文皆惡其當可納而不納其義一也當可納而不納與復讐義不相涉所以然者魯所讐齊襄也襄已殺死何讐之有子糾小白據左傳管子史記本信之子襄之弟即以為襄子而讐子亦不為讐罰不及嗣怒不可遷是時而猶言復讐此公羊復百世之讐之妄論非君子意也鄭說未為詳備而委曲推究大慨得之范氏讐無時而可通之言猶襲用公羊語宜多誤矣若魯與齊已不可以讐言而後文如齊親迎夫人姜氏入又為不可讐言所以崇宗廟妃匹之愛謂之親膚故讐人之女子姊妹皆不可以為魯夫人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程子曰春秋窮理之要也張子曰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今於穀梁此年兩傳取黃澤之意而暢之庶不謬於義理

入不後於伐也故以伐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成十四年衛孫

爲主何休曰移惡于魯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年衛孫

林父自晉歸以惡曰入補曰以惡卽齊公孫無知弑襄

于衛是也補曰以惡卽齊公孫無知弑襄

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子糾奔魯小白奔齊

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補曰糾與小白皆僖公庶

庶弟宜立長者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補曰齊變

故齊人迎糾糾先入而後魯納

糾時小白已入左傳亦云自莒先入也孔穎達申杜曰

伐齊納糾始行卽書小白入齊得告乃書故至齊之時

出小白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補曰

七年傳曰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諸公子爭立國亂故危之補曰魯

者賊已討以討賊爲重師雖在齊猶有人會其葬故史書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不言及者主名內

之卑者乾時齊地

補曰杜預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
范言內卑者非也案左氏公羊戰者公也此無諱文不
言公言承上伐齊可知孫覺趙鵬飛程端學趙汭謂春秋
判知幾謂尚書務於寡事春秋法文從簡易文烝以爲
聘禮記言辭多則史論語言六勝質則史君子脩春秋
變乎史矣客言及者由內及之不直言師敗績者文承
齊師故言我以相別與我入陳同皆屬文之宜也不致
者此若惡內文
難納正亦惡事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言子糾者明其貴宜爲君補曰此

言之者著其宜爲君文烝案齊稱人者略之
從衆辭例不地亦略之不日者實未成君
補曰不以外取於內也宣元年昭二十五年傳皆言取

曰內不言取其意一也不言取者經例因史例也
病內也取易辭也

明通例左氏公羊例皆同猶曰取其

子糾而殺之云爾猶言自齊之子糾今取而殺之言魯

內取而殺之若取物然此所以爲病內公羊謂魯我使
我殺之左傳以爲鮑叔帥師來言是也此非韓穿來言

之比故不得書矣劉敞曰內私人之國而奪焉外敗人

之師而脅焉是取其子糾戮之而已矣葉夢得曰此子

路子貢所謂桓公殺公子糾者歟凡義所得殺者殺在

上衛人殺祝吁齊人殺無知是也義所不得殺者殺在

下齊取子糾殺之楚誘蔡侯般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

殺之祭以沈子嘉歸殺之是也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

室之邑可以隱死補曰藏隱死罪或云以千乘之魯而

不能存子糾補曰言大國以公爲病矣補曰七句又

冬浚洙補曰杜預釋例曰洙水出魯浚洙者深洙也補曰

國東北西南入洙水下合泗著力不足也補曰注

訓同毛詩傳浚深也爾雅作浚說著力不足也補曰注

文作睿睿謂鑿深通之爲阻固著力不足也補曰注

本公羊也何休曰洙著力不足也補曰注

在魯北齊所由來著力不足也補曰注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不日疑戰也疑戰

不勉日而戰以詐相襲補曰疑戰猶公羊言疑戰而曰

詐戰疑詐同意何休曰詐卒也齊人語蓋誤疑戰而曰

敗勝內也戰而謂之敗者勝在內舉其勝者言之非是

成敗之也凡敗師不日者皆非成敗之難發例於內其餘亦無所不通不致者凡敗某師之屬皆不致克敵而反無危故也

二月公侵宋侵時此其月何也

補曰舊史侵皆月君子略之

乃深其怨

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

補曰惡之而謹月即

往月危往之例疏曰舊說以爲公與宿盟宋方病宿故公侵之若此則何惡也公與宿盟經無其事爲宿侵宋傳無其文是舊說妄文

三月宋人遷宿

補曰月者例也遷者遷之者皆同例惟許

如邑也遷紀不月者文承月下蒙之可知也案疏之論許遷是也論遷紀非也紀不入諸遷例前辨之

辭也

爲人所遷則無復國家故曰以辭閔二年齊人遷陽亦是也補曰公羊引子沈子曰益因而臣之杜

預以爲強遷之而取其地也案書堯典竄三苗于三危亦作繁三苗皋陶謨謂何遷乎有苗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葉夢得引此舜與成王二遷以爲遷者但徙其地孔傳言

滅奄而徙之者誤也宋人遷宿齊人遷陽亦存其君長而徙之但諸侯所不得為故見義焉又謂周禮太司馬九伐之法有滅無遷蓋伐得之而後遷非以師直遷尤見先王之慎乎遷人非如有苗與奄亦不為也其

不地宿不復見也

其國也非復見經不言滅者言滅則殺其民補曰築夢得曰以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謂自遷者僂元年邢遷于夷儀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之類是也彼二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補曰未失國家故復

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補曰未失國家故復見復見故地遷者較遷之者為愈也傳總明遷有二例

疏曰不於元年遷紀發傳者彼以紀侯賢經變文以示義非正例故不發之遷陽不發從此省文也遷有二種

傳文三起例此是也辭之始邢是復國之初許獨自不月故三發之也范略例云凡遷有上心遷三遷紀遷病

遷陽是也好遷七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蔡遷州來許遷葉夷白羽容遷于楚丘以不與專封不書杞遷于緣陵

諸遷外如宿遷于楚丘以不與專封不書杞遷于緣陵又遷于宿于以其皆言城略而不書知遷于釋晉遷于

新出楚遷于郟事皆無危史木不書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補曰月者為下敗宋

次止也畏我也

補曰重發

傳者嫌外內異也

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丘魯地

不日疑戰也

補曰孔廣森曰左傳公子偃曰宋師不整

可敗也自零門竊出蒙皋比而先

疑戰而曰敗勝內也

犯之公從之此詐戰不日之證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

以蔡侯獻武歸

莘蔡地補曰獻武

與難甫異者疑戰也○撰異曰武本亦作舞左

氏公羊作舞案周禮射有興武馬融云與舞同

荆者楚

也

何為謂之荆狄之也

補曰狄之故不

欲言其國名略以州舉此

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

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

補曰公羊傳四年傳亦言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

則先叛漢晉賈捐之謂其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今考殷之中興武丁伐荆楚周之中興宣王征荆蠻並是

後至先叛之事以二代同有此患故言必也陳奐曰楚當夷厲之際其國漸大侵犯中國故宣王中興既命方叔南征又徙封申伯於謝邑以禦南方其事皆在初年至宣王之末當楚若敖之初左傳稱若敖啟辟山林其喪南國之師已載見於國語幽王流廢荆叛不至漸之石是以爲刺平王東遷楚患尤甚申甫與許並勞屯戊魯桓之世楚已稱王漢陽諸姬蠶食殆盡矣○李光地曰學者謂夫子周游諸侯之邦采其國史而作春秋誤也如果夫子參采晉乘楚檣杙而脩春秋楚文以上晉獻以前翦并諸姬滅翼作晉其事甚章夫子何用隱之而沒其本乎荆於是始書始通也秦晉以暨晚出之吳越凡其入經之先後皆然也推此例則有赴告而後有書舊史有書而後春秋有筆不以他史益國史故事有治故而遺其以聞見覈所因故事又有革舊而審且信也文烝案左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賊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又曰凡崩薨不赴則不書既福不告亦不書此自是史氏相承確鑿有據之言杜預以爲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蓋近之矣一梁雖無明文而近不失崩一條正周有赴告之證卽公羊亦云卒赴而葬不告觀於崩卒則他事亦可推也災助乃謂公羊穀梁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左氏舊解皆言從告二者之說俱不得中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曰

出奔齊傳曰朔之名惡也然則出奔書名有二義譚子

國滅無所出也他皆放此補曰爾雅曰滅盡也又曰絕

也何休曰取其國曰滅注解不言出杜預用公羊文也

葉夢得曰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滅國五十而

天下大悅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先王之政也必武

王周公而後可滅人非武王周公而滅人之國交相滅

之道也鄭玉曰三王之興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

不爲也齊桓殺糾得國殺一不辜矣滅譚立威行一不

義矣月者何休以爲惡不死位文烝案月自爲滅兼施

於奔說見昭三十年滅不日例在後十三年傳舊史滅

皆具月日○撰異曰陸洎纂例曰公羊作十有一月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郟

魯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

補曰重發傳者敗管前其日成敗之也詐相襲得敗師

有伐宋文嫌此與異也

之道故曰成也補曰伯禽之誓曰甲戌我惟征徐戎是古者戰必結日結日者得正故日之以成其敗之事公羊謂之偏戰者也此為內言敗師首發例亦還於外惟殺為變例宋萬之獲也補曰獲書者卑者不志又內不言獲左傳在乘丘之役

秋宋大水外災不書此何以書補曰不書者經例因史例也王者之後

也補曰魯史為殷之後記災而經仍之也孔子高下有亦殷人則襄九年傳云故宋是也於彼論之

水災曰大水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外災與內異也

冬王姬歸于齊其志過我也補曰此猶外相如以過我書之禮左傳謂齊侯來逆共姬非也

之禮左傳謂齊侯來逆共姬非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鄒鄒紀邑也紀季所用入于齊者紀國既滅

故歸鄒補曰何休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

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江熙曰四年齊滅紀不

所見爾則國滅也叔姬來歸不書非歸寧且非大歸也
叔姬守節積有年矣紀季雖以鄫入于齊不敢懷戒然
襄公豺狼未可闡信桓公既立德行方宣於天下是以
叔姬歸于鄫魯喜其女得申其志補曰傳曰歸者歸其
所也紀國既滅而鄫爲齊附庸猶立五廟是得其所家
鉉翁曰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正也終於夫家
正也文烝案喜而言歸者經順魯而喜之也言歸不嫌
若嫁者上繫紀前有以鄫文也注來歸三句本杜預

夏四月

秋八月

甲午宋萬弑其君捷

捷宋閔公○撰異曰捷公羊

作接字故賈氏云公羊穀梁曰接徐彥公羊疏曰正本皆
今穀梁不作接爾雅曰接捷也二字通用宋萬宋之卑

者也補曰南宮萬**卑者以國氏**補曰此發通例明同於

卑者也非命大夫**卑者**稱人不可不目言者直以國氏其實

一也前發稱人之例與內之直書其事者並而言而曹莒

諸小國無大夫者雖大夫亦稱人足知其亦是卑之即

楚之先亦足兼見也此發以國氏之例乃與內之不氏

相當而曹莒諸小國雖大夫亦以國氏知亦卑之即楚

及吳皆是兼見也惟公子公孫弑君篡國其以國氏則

爲嫌文不
入此例

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

仇牧扞衛其君故見殺也桓二年傳

曰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今仇牧書名則知宋君先弑補曰仇牧所以爲閑者公羊所謂不畏彊禦也疏曰復發傳者孔父先君死發傳以明閑此則後君死故又發傳文烝案孔父爲司馬仇牧不知何官要以從晉荀息之例則不從四殺大夫不稱名姓之例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久不討城致令得奔故謹而月之補曰疏曰無知既經三月齊人得殺

之故書時文烝案左氏載績經三年事外大夫奔者八而哀十四年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十五年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十六年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四月者皆月則知舊史外大夫奔多以月爲例君子悉改從時例而闕以仍舊文存月者爲變例也據左傳萬亦卒見討不書殺萬者或史本無之或經欲別於失嫌之文既不書殺故亦不書葬或者葬在殺萬前雖書殺萬亦不追書葬也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齊地○撰

異曰齊人左氏是齊侯宋公也補曰齊桓初行伯事足

公羊作齊侯左氏是齊侯宋公也明親來宋亦大國禦說

新立明亦身在會陳蔡邾君蓋亦親達以爲新君位未定

齊爲會以安定其曰人何也始疑之謂春秋之文也下

傳曰信齊侯也二十七年傳曰信之疑之信何疑焉

之皆謂春秋之文此即十六年傳所疑之信何疑焉

桓非受命之伯也蓋即古所謂二伯其在內曰王官伯

在外則曰侯伯天子授籍立爲大伯立爲大君桓公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大伯立爲大君桓公九合

二十八年賜齊侯命既曰大伯明是以二伯準之即知僖

霸白虎通曰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其釋霸是也其曰

方伯蓋非也案王制八州八伯謂之方伯此曲禮所謂

牧左傳所謂侯牧周禮八命作牧是也又有二伯分天

下爲左右此曲禮左傳所謂伯上無天子稱侯伯王官伯

周禮九命作伯伯是也公羊每言上無天子稱侯伯王官伯

以方伯爲侯伯詩韓奕因以其伯毛傳謂韓侯受命爲

侯伯又似以牧爲二伯之伯名稱通借所未審矣詩旄

作牧亦似以牧爲二伯之伯名稱通借所未審矣詩旄

丘序云責衛伯其下文明言方伯而鄭箋乃謂周之制使伯佐牧以爲方伯者州牧也牧之下又有州伯二人佐之則衛宣公爲之也下泉有郕伯序所謂思明王賢伯故傳謂二伯而箋亦爲州伯如鄭所云更滋殺亂

將以事授之者也

言諸侯將權時推齊侯使行伯事補也此年將以伯事授之注非也此謂春秋將以伯事授之此言

授伯事彼言授諸侯其意一也齊桓晉文春秋所重故繁露言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尊天子而孟子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是春秋之志也楊子法言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闢盛衰焉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厲其子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子不膠者卓矣崔寔政論曰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楊崔所論最合經旨足與曾子石孟五霸假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謂之小補此則論語小管仲之意亦卽僖二年傳仁不勝道之意乃義理之極至述作之指歸而不害其爲與桓文也蘇洵作春秋論謂夫子託周公之國以假天子之權蓋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行桓文之事斯言盡之矣若夫孟子言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荀卿董仲舒亦言仲尼之門五尺之
豎子言羞稱五伯孟子又言不爲管仲言以齊王猶反
序言管仲能霸不能文故孔子小之凡此亞聖之權辭
後儒之推說也夫桓文之事備載於經論語稱之不
無道而羞稱也管仲尊周室豈宜以齊王夫子小其德
非以霸小之至孟子則其時有異故夫子爲東周謂行
周於魯孟子至齊梁則謂代周而王而論管仲亦異也
大戴禮孔子三朝記言周昌霸諸侯以佐紂以文王爲
西伯故謂之霸猶共工氏之霸九州但其繼世遂王天
下而德又與五霸異以位則霸此非王霸正解也文彙論漢
與唐以位則王以德則霸此非王霸正解也文彙論漢
十四時先君子誨以孟子各條之義謹述遺意因而詳
之俾衆說共貫焉○摠之謂春秋尊王而亦與霸者以位言之
謂春秋貴王賤霸亦司馬光既以霸爲伯則謂王霸無
王霸也故孫復李觀司馬光既以霸爲伯則謂王霸無
二道也貴王賤霸者以德言之王霸也故孟子荀卿董
仲舒皆以爲霸劣於王而漢孝宣言漢家本以霸王道
雜之也宣帝習毅梁曰可矣乎未乎受命之伯齊桓雖非
家言可與帝相證矣曰可矣乎未乎受命之伯齊桓雖非
之便可以爲伯乎未也補曰曰者目經意也此注謂春秋
十六年注爲勝彼注解此文謂諸侯之意此注較下

之文此注是也春秋於此文以為可以疑舉人衆之辭也
事授之乎未可以事授之乎是之謂疑舉人衆之辭也
稱人言非王命衆授之以事補曰注言衆授非也其首
句亦不了上言稱人爲疑又釋疑意而稱人所以得爲
疑者其理未顯故復言稱人者衆辭齊侯從衆辭則隱
其爲伯之迹宋陳蔡邾之君從衆辭則不爲從伯之文
故得爲疑也左氏公羊之經皆
言齊侯一字之謬而精義混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也其不曰微國也

補曰發例以包譚也國語曰軍

譚遂而不有葉夢得以爲妄李廉以爲誇大桓公之辭凡國滅不言其君者公羊曰國滅君死之正也何休謂舉滅國爲重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地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

曹劌之盟經傳

無文蓋有信者也公羊傳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誓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補曰范意以公羊要劫之說爲可據而非爲請所侵汝陽田要劫也案荀子稱桓公劫于魯莊此要劫之證戰

國策屢言曹沫劫桓公而魯連燕太子丹皆言反地此
又因請田要劫之證公羊蓋得之劇或作沫者王當云
聲之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日桓大信遠著故雖公與
誤猶不日補曰此發桓盟之例以申上句意與公羊同
謹日所以明信大信則不假謹之二幽洛姑賈首戴寧
毋洩牡丘八盟皆書月此及召陵但書時者此有要劫
之事召陵楚來受盟故略而異之要同以不日爲義不
致者離會也又桓會皆不致明安之例在後二十七年
傳○五經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讐古周禮說復讐之
義不過五世許慎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
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
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讐也從周禮
說文烝案公羊分別國家以爲國可家不可故許氏但
就國君之事折之周禮說與國君之事亦不合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補曰程子曰將卑師少

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
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護其次
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卑而
易成胡安國曰益齊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李廉據

須特異其文矣語云名不言公補曰錄柯外內寮一疑

生於不足是之謂乎北杏諸侯俱疑齊桓非受命之伯

之也欲共以事推之可乎今于此年諸侯同共推桓而

魯與齊營外內同一疑公可事齊不書公以著疑

焉同官為寮謂諸侯也至二十七年同盟于幽遂伯齊

侯補曰疏曰舊解謂會北杏不言諸侯是外疑之也今

此會不言公是內疑之也自此以後外內不復疑之故

曰一疑也推尊范注必不得爾范意外內寮者諸侯之

因或遠或近故以外內總之一者同一也文烝案范注

非也舊解是也遠近之國皆為外不得言內傳言外內

寮者外謂宋陳蔡邾內謂魯其於齊皆寮也春秋之內

邾子克卒

補曰儀父即其曰子進之也

齊之一見之正同至於當時外內諸侯之意與成十二年上

謂疑與此異也外內寮一疑之文意與成十二年上

周則進矣經因其進而進之杜預曰蓋齊桓請王命於

王月甫主大

七

不名者邾近魯情最親故雖小國皆以名錄觀於邾而
病男薛伯杞子秦伯之不名者明史以其附庸新進
矣不日者或不正或史以其附庸新進
略之不日者或不正或史以其附庸新進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羊作贖下同詹公

實是齊侯以衆辭以人執與之辭也與合得執補曰衆

稱人明此非貶以人執與之辭也辭者與之之辭與

其執有罪也昭八年傳曰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鄭

與此同意皆發明諸以衆辭稱人之例文互相備鄭

詹鄭之卑者補曰疏曰重發傳者嫌有罪去氏也知非

仲之類是也宛所以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補曰不志

去氏者爲貶鄭伯也補曰主爲逃來則何志焉補曰

史例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志逃來則何志焉補曰

志逃來何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末謂逃來補曰

并志執鄭詹鄭之佞人也補曰說文曰僞善爲佞爾雅

齊逃來自鄭詹鄭之佞人也補曰說文曰僞善爲佞爾雅

者言執書甚佞也直以佞故志執與傳意小異

夏齊人殲于遂

補曰劉賡論汲冢竹書紀年曰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知後人案春秋

經傳而爲之文烝案劉謂此經是新意蓋得之其說棄師則非也竹書棄師之文出瑣語晉春秋其父所著史

通明言之賦并以爲紀年亦其殲者盡也補曰盡殺然

疏也○廣異曰殲公羊作殲

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補曰言遂人以

遂主其事有遂之辭也言齊人盡無遂則何爲言遂

于遂者以遂主其事無遂之辭也

雖不以遂主事其猶存遂也故若遂之存存遂柰何

而遂文自在

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補曰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

之齊人殲焉杜預曰因氏遂大夫此謂狎敵也補曰傳因

齊事論其理劉敞孫覺議之非也許翰曰齊師滅譚譚

子孫其君不誦也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其民不歸

也蓋子謂霜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賻也胡安國

曰包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足爲強而

不義之戒

秋鄭詹自齊逃來逃義曰逃

齊稱入以執是執有罪也執

是逃義也補曰此爲凡書逃者發例其言來則從接公

之例蓋齊惡詹佞而執之公說而受之鄭公既受之故

卑者得志矣公羊曰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

人來矣夫先言來此後言來者葉夢得曰奔以適我爲

通也來奔先言來此後言來者葉夢得曰奔以適我爲

志逃以舍彼爲志也歸入言自者有奉之辭承執稱逃

則不嫌

有奉

冬多廢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國多廢補曰

日

千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日補

也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牡獸

之淫者也是時莊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

日勿取齊女淫而迷國莊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

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左氏劉歆說以爲毛蟲之孽

爲災杜預曰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案春秋諸記異

如蛾蚘多故書多也螟蚤不言多者

歲偏多故書多也螟蚤不言多者

螟蚤是微細之物不可以數言之

與正朔晦日既朔告異文足明其為夜食其實夜食亦
朔也周以夜半為朔夜半後為雞鳴為平旦為日出下
言朝日朝明是日出後見而知之史因何以知其夜
書於策也日出以前通為夜故曰夜食

食也

何所據

曰王者朝日

於東門之外故曰始出而

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補曰疏曰魯事而輒言

王者朝日者言王者朝日所以顯諸侯朝朔也注引王
制者乃禮記玉藻文雩案東門之外者東郊也元冕
者每月朝朝日之服其正月則異大戴禮四代孔子曰
天子盛服朝日於東堂孔廣森以為盛服者袞冕國語
所謂大采朝日於東堂者明堂東門之堂迎日東郊反而
禮日東堂也依書傳略說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
在夏正之朔即此三月矣

諸侯必有長也

故天子朝日

諸侯朝朔

言月食日者以

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

夜合為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

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為

疑補曰朝朔者北面朝受天子所班朔政謂以每月朔

受之於廟經書視朔是也朝日明日尊也朝朔明天
子長也疏曰朝日朝朔禮異皆早旦行事而昨夜有虧

傷之處尙存故知夜食也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張靖
箋廢疾云立八尺之木不見其影並與范意異文烝案
徐張非但與范異乃於傳外自爲說范引鄭言屬前月
晦是謂在夜半以前則日出安得尙有虧傷之處吳萊
又以後世事況之曰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觀海出日人
世之問猶故於此而或食謂之食朔可矣晝食未可
也安得不曰夜食乎魏永安二年十月己酉日食地下
虧從西南角起亦是夜食吳氏於事類頗近亦非傳意
也唯漢書五行志說此曰史推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
出出而解是爲夜食斯則事核而義得矣日食而日出
而解較所謂虧傷
未復語意尤明

夏公追戎于濟西

補曰何休曰以兵逐之曰追追例時

其不言戎之伐我何

也

補曰據追齊師言侵西鄙

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

也

邇猶近也言追伐可知矣所追爲戎追者爲公故略文以

示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

言戎遠來

大有徒衆以公自追之知其審然補曰注非也濟西猶言河陽不限於地名故爲大濟西大公猶河陽大天子

也大公者準戎之辭大天子者君臣之辭傳言何大焉
為公之追之者就以公追為文必言濟西以為大之公自
追戎而但錄其地名如追齊師至嵩云者以為不可也
不言伐某鄙不言地名不言至言于皆以戎故也不致

者竟內兵也

秋

有螿

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螿補曰

向以爲不生漢書五行志引作不試顏師古曰試用也劉

氣所生故聖人名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

人有處其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近射妖死之象

也時莊將取齊之淫女故蟻至天戒若曰勿取齊女將

生淫惑篡弒之禍莊不寤遂取之入後淫於二叔二叔

以死兩子見弒夫人亦誅○蟻異曰螿本亦作螿陸渚

纂例曰三一有一匹曰有謂或有時或有無時言不
傳皆然益之類是常有之物不言有也文烝案一猶或
也王制禘一類一給爾雅泉一見一否夏小正傳一則
在本一則在末義皆爲或也傳言一有一匹者四匹皆
不作無疑經字無冰之等非其舊矣徐彥曰不書來者
亂氣所生不螿射人者也疏曰洪範五行傳云螿如虺
從外來故也螿射人者也

螿射人者也

二

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
陸璣毛詩義疏云蓋短狐一名射景在江淮水中人在
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
其例如疥左傳及詩正義與此疏同毛傳說文皆曰短
狐也說文又曰似鼯三足以氣射害人音義曰本草謂
之射工左傳音義同詩音義曰俗呼之水弩陸璣前一
說徐彥引草木志同後一說范所用服虔說左傳亦同
以爲偏身濩濩或或故爲災也五行志狐作狐左傳音
義曰狐又作狐

冬十月

莊閔補注六終

大千五百八十七字
小圖三千百四十五字
眉注七字